

呂叔湘 著

# 中國字



開明書店



我們的書第一種

# 中 國 字

呂 叔 湘 著

開 明 書 店

# 中 國 字

每冊基價一・五〇

庚(圖0946)

---

著 者 呂 叔 湘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

---

1950年3月一版

17 P 32 K

1950年12月修訂一版(滬1—20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親愛的讀者們：

爲了迎接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貢獻了這一部「我們的書」。我們希望這幾百種小冊子，能夠在傳播新民主主義文化這樣一個偉大的工作上，盡一點小小的力量。

「我們的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藝故事三大類。這本書是其中的一種，不論它屬於那一類，或者偏於哪一方面，我們希望它多少能對您有點用處，能幫助您認識宇宙、世界、歷史、社會，或者認識新時代的人民的生活和鬥爭。

我們很高興您讀完了這本書。同時，我們還希望您能夠告訴我們一點讀後的意見。因爲這部書是爲了讀者編的，它有什麼缺點嗎？它的文字上有什麼毛病嗎？讀者有批評它的權利，也有使它進步的責任。不論您說它好，說它壞，我們都非常歡迎；即使是批評一兩句，我們也是非常感謝的。

「衆人是聖人」，我們願意根據讀者的意見，把「我們的書」編得更適合讀者的需要。希望您和我們合作。

我們的書（已出二十種）

中國字

呂叔湘著

義和團

黃寧著

少年先鋒

徐調孚著

太平天国

吳立堅著

從猿到人

賈祖璋著

淮海戰役

方習文著

黃金的悲喜劇

葉至善著

橫渡長江

周振甫著

人的社會

覃必陶著

血淚仇評話

李潔著

斯大林

歐陽文彬著

紅旗競賽

王亞男著

列寧

夏士元著

錢的故事

胡叔循著

白毛女的故事

王亞男著

白求恩大夫

王天心著

報紙的故事

方白著

奇妙的圓

饒文瀚著

母親

李潔著

微生物和食物

許楨著



# 第一種 我們的書



## 中國字

設所說的中國字指的是漢字。漢字有三難：難認，難記，難寫。因此有些讀了多少年書，還時常弄錯。這本書告訴我們：怎樣認漢字，怎樣寫漢字，怎樣查字典；漢字過去有過什麼變化，現在是什麼情形，將來可能向哪一個方向發展；談到了查字典，談到了漢字的歷史，也談到了簡化和拉丁化新文字。使我們對漢字有個初步的瞭解。

定價 1.50

## 怎樣認識中國字？

中國字又有一個名字叫「漢字」，因為是漢族人最先使用的。

又有人把中國字叫做「方塊字」，因為每個字佔一方塊地方，跟外國字的有高有矮、有長有短不同。

咱們怎麼樣認識這些字的？譬如你看見一個字——「花」。光是認清了這個字的形狀，上頭兩個十字，底下左邊兒一撇一豎，右邊兒一撇，又一豎連一橫帶一鉤，是不是就算認得這個字了呢？不算。必得還要知道這個字唸 *xua*①，並且知道它說的是在樹上或是草裏開着的，在瓶子裏插着的，五顏六色，還常常有香味的那個東西——必得這樣，纔算是認得了這個字。

這樣說來，一個字是三樣東西合起來的：（1）它的形狀，（2）它的聲音，（3）它的意義。必得把一個字的形狀、聲音、意義全都學會了，纔算認得這一個字。

① 表示字的聲音，不得不用一種符號，這裏用的是中國字拉丁化的方案，這是很容易學的，下文還要談到它。即使不認得，也沒有關係，因為舉例的字都是人人認得的字，都唸得出來的。

中國字一共有多少呢？最有名的康熙字典裏有四萬七千零二十一個字，還有些字沒收在裏頭。中國字真是多得可怕！這裏面當然有很多字是平常用不着的，可是咱們要能湊合着看看報，唸唸書，至少也得學習三五千個字，就是說，得認清楚三五千個字的各別的形、音、義。這樣說來，識字豈不是很困難的一件工作嗎？是的，不太容易。可是也不至於有你想像的那麼難。因為大概的說，中國字裏頭有一大半都是由兩個部分合起來的，有一個部分跟它的聲音有關係，有一個部分跟它的意義有關係。只要你認得這些「部分字」，你對於那些「合成字」的聲音和意義也就有了個影子。這些「部分字」通稱「偏旁」。

就拿「花」字來做例子。上頭的「艹」表示植物的意思，底下的「化」表示這個字的聲音。你要是原先認得這兩個部分，這整個字的音和義你就會猜出幾分，也許竟完全猜中了。同樣的道理，要是你認識了「桃」字，並且知道那裏頭的「木」是表示樹木，「兆」是表示 *tsao* 的聲音，那麼你看見「梅」「梨」「柿」「柚」「桐」「榆」這些字就會猜想是些樹木，看見「挑」「跳」「逃」這些字就會猜想它們唸 *tsao*。或是跟 *tsao* 差不多。要是你同時知道「才」

代表手，「足」代表腳，「辵」代表行走，你就會猜出「挑」「跳」「逃」的意義；知道「每」「利」「市」「由」「同」「俞」這些個的聲音，又就會猜出「梅」「梨」等等是些什麼樹。咱們認字就是這麼樣接二連三地認過去的。

這樣看來，識字又不難了？不然，不然。第一，這些偏旁的數目就不在少數，有好幾百，都得一個個學習。還有好些字，像「在」「再」「事」「凡」「兎」「兜」「匹」「叢」等等，是圖圖的，分不出偏旁，也不做別的字偏旁，這也是需要一個個的學習的。

第二，這些偏旁，表示意義的也無非表示個大概的籠統的意思。譬如「亻」旁兒這是表示跟「人」有關而已，至於那裏頭的「倡」「僕」表示人的職業，「伍」「什」表示人的數目，「伯」「仲」表示弟兄的大小，「仰」「伏」表示人的姿勢，「倦」「健」表示人的身體的情況，「伴」「僞」表示人的態度，「價」「位」是跟人無關的事物，「偏」「僻」「佳」「便」是一般的形容詞，不一定只適用於人，這些意思又哪裏是一個「亻」旁兒所能表示清楚？

表示聲音的偏旁也不很正確。就拿剛纔說過的「兆」旁兒來說，「桃」

和「逃」是 tao, 可是「挑」和「跳」就是 tiao, 已經差有點兒, 到了單個兒的「兆」字, 又唸成 zhao, 就更加差的遠了。同樣, 「俞」「逾」「喻」「愈」都唸 y, 可是「偷」字唸 tou, 「或」和「惑」唸 xuo, 可是「國」字唸 guo, 「域」字又唸 y。 「是」字唸 sh, 「匙」又唸 ch, 「提」和「隄」又唸 ti。 「甬」和「涌」唸 yng, 「桶」和「通」又唸 tung。 「各」唸 go, 可是「格」唸 ge, 「洛」和「絡」又唸 lo, 「路」又唸 lu。 「工」和「功」唸 gung, 「江」唸 jiang, 「公」唸 gung, 「松」又唸 sung。 「番」和「翻」唸 fan, 「潘」又唸 pan, 「方」「芳」「坊」唸 fang, 「旁」又唸 pang, 「龍」唸 lung, 「龐」又唸 pang。 這麼一來, 這些偏旁又怎麼能做讀音的依據呢? 從前笑話「秀才不識字, 唸半邊兒」, 可見「半邊兒」的靠不住。

所以, 歸根結蒂, 識中國字還是沒有取巧的法兒, 得一個一個的認。換句話說, 得一個一個的請人家教。

要是沒人教呢? ——假如你根本不認得字, 那沒有別的辦法, 沒人教得找人教。要是你已經認得千兒八百的, 那就還有一條路, 查字典。

## 怎樣查字典？

字典是什麼東西？它是個書本兒，那裏邊搜集了許許多多的字，給咱們注上聲音，說明意義。大字典裏收的字多些，小字典裏收的字少些，但是不管大小，既稱爲字典，咱們平常看信看報用得着的那三五千個字準在裏頭，那是不成問題的。

字典是怎麼個查法兒呢？當然它不是把那幾千成萬的字亂七八糟的排下去，它總有一個排列的道理。大多數字典是依照字的形狀排列的，唯一的例外是北平中國辭典編纂處出版的八本兒的「國語辭典」——「辭典」也就是「字典」——它是按照聲音排列的，要是不知道一個字的聲音，就沒法子查它，得先去翻末了一本「索引」。

是說大多數字典都依照字的形狀排列了，可是中國字都是這麼四四方方，沒頭沒腦的，不像外國字由一個個字母拼起來，有頭有尾，有一定的次序，到底是怎樣排列呢？從前的字典只有一個排列法：把所有的字，按照它的偏旁歸在二百多個部裏，同一部裏的字再照筆數多少分，一筆，兩筆，三筆，順着次序

來。各部的次序也是依照筆數的多少，譬如「人」部兩筆，在前，「口」部三筆，在後。這叫做「部首檢字法」，那些偏旁兒就叫做「部首」。從前的老牌字典都是用的這個檢字法，直到現在，這個檢字法還是最有勢力的一種。這種檢字法的最大的缺點是好些字不容易一看就知道是在哪一部。譬如「丹」字在「丿」部，「之」字在「丿」部，「半」字在「十」部，「年」在「干」部，「央」字在「大」部，「卷」字在「口」部，「甚」字在「甘」部，「直」字在「目」部，「與」字在「臼」部……這麼能一看就知道呢？簡直是猜謎兒麼！所以，採用這種部首法的字典大率都附有一個筆劃檢字，把這些個「疑難雜症」按筆數多少排列起來，注明在哪一部。

十幾年前，有人造出一種四角號碼檢字法來，把一個字的四個角的形式分成十種，用0到9來代表，連接這四個號碼就代表這個字。這十種形狀是：

|   |   |   |   |   |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十 | 一 | 丨 | 、 | 十 | 才 | 口 | 冂 | 八 | 小 |
| 頭 | 橫 | 垂 | 點 | 叉 | 插 | 方 | 角 | 八 | 小 |

四角的次序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例如「說」字，它的號碼是 0861。比起部首檢字法來，這種檢字法是細密些，號碼相同的字比部首相同筆數又相同的字少些。可是它也有不如部首法的地方。第一，學起來並不容易，因為中國字的形狀變化很多，字角決不止上面那十種簡單的形狀。事實上，照這種檢字法的規定，「橫」要包括「一」「乚」「乙」「乚」各種形式，「插」要包括「扌」「戈」「申」「史」各種形式……記起來相當費事，疑難雜症也不在少處。第二，部首法的短處在於決定少數字的部首，大多數字的部首都很容易決定，部首搞對了，筆數數錯了好辦，譬如十二筆裏查不到，往十一筆十三筆裏查查就是了。四角號碼弄錯了一個，就不這麼簡單，因為每一個角都有錯的可能，每一個角形又有兩三種認錯的可能，結果是一個字的正確號碼自然只能有一個，可是錯誤的號碼倒可能有十來個。這四角號碼檢字法，因為發明人跟全國最大的出版家商務印書館有關係，在商務印書館所出的各種字典辭典裏普遍地使用了，形成很大的勢力，但是它的缺點不免限制了它的實用價值。

另外有一種筆順檢字法——「筆順」就是寫字的時候先寫哪一筆後寫哪

一筆的順序。每個字的筆劃都有一定的順序，一切的筆劃又可以歸納成幾種基本形式，要是給這幾種基本形式編定次序，那麼每一個字也都可以有一個號碼了。假定說，（1）橫，（2）豎，（3）點和捺（4）撇，（5）曲，那麼，「五」就是1251，「斗」就是3312，「米」就是341234，所有的字都照這個順序排列（自然是頭一位數目跟頭一位數目比，第二位數目跟第二位數目比，齊頭不齊腳）。這個檢字法比四角號碼法簡單明瞭，容易學，難忘，可是有一個大大的缺點：同一個字，各人寫起來的筆順也許不相同，譬如一個「右」字，有人先寫一橫後寫一撇，也有人先寫一撇，後寫一橫。在從前講究寫字的時代，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字是有標準的筆順的。現在的情形是各人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這個筆順檢字法哪裏還行得通呢？

最簡單的檢字法自然是照筆數了。但是中國字一筆兩筆的不多，二十筆以上的也比較少，大多數的字都在三筆和二十筆之間，同筆數的太多了。所以筆數檢字法只能在小規模的索引和電話簿、人名單這些裏頭用用，一本字典總要包含幾千上萬的字，筆數相同的動不動好幾百，筆數檢字法是不夠用的。所

以雖然有書店裏出過這種字典，結果是銷行不出。

還有一些字典採用筆順和筆數的混合檢字法，先按字的起筆分成橫、豎、點、撇四類，每一類裏頭再依筆數排列。這比了完全照筆數的辦法，當然好一點，可是起筆相同筆數又相同的字還是不少。同時，起筆有疑問的字，雖然少，也不是沒有。

可以說，現有的檢字法沒一種是理想的。這是受了中國字的形狀的限制，沒有辦法的。我們用字典，不得不先花點兒時間學習這本字典的檢字法。

在字典裏把你要找的字找着了，你要查考的是這個字的聲音，或是它的意義，或是兩樣都要查考。

字典裏怎麼樣告訴我們一個字的聲音呢？老式的辦法是所謂「反切」，譬如說：「悶，莫困切。」意思是取「莫」字的頭（*m*）和「困」字的尾（*on*），拼起來就是「悶」的聲音。反切法的大毛病，第一，是一般人不知怎麼去「切」。第二，用來切音的兩個字，要是有一個不認得，也就無從切起。第三，切出來的音往往不對，因為字典裏用的是古時候定下來的反切字，字音變了。或是因為

定反切字的是甲地方人，乙地方人按本地方的音去切，結果也就不對了。反切法是古時候人在無辦法之中想出來的個辦法，在現在已經有符號標音的時代，實在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比反切法簡單的是直音法，譬如說：「懣，音悶」，直音法的好處是簡單明瞭，你認得「悶」字，也就讀得出「懣」字。但是倘若你不認得「悶」字呢？假如你翻到「悶」字底下，給你來個「悶，音懣」。豈不是白忙一場。還有些字根本沒有同音字，只能向隔壁去借，譬如說：「悶，音門，去聲」。「門」字你是認得的，可是不知道什麼叫去聲，那末，「悶」字的音還是讀不準。至於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音，這個毛病跟反切法相同。譬如「疝，音扇」，北方人聽了是對的，上海一帶的人聽了又就不對了。

現在的科學的方法是用符號來表示聲音。這有兩個好處。第一，數目少，容易學，容易記。第二，要就是你還沒學會，學會了，一個符號只會有一個音，不像現成的方塊字，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讀法。這種符號也有好幾種。有一種是各國學者中間通用的，叫「國際音標」，在中國字典裏還沒有見過。中

